



据新华社

文 / 文歌

彼时已是春天,于人来说,则是好眠时节。一晚看一本新出版的《论语》,凌晨两点钟方上床睡觉,早晨我还在梦乡,突然“吱喳”几声鸟鸣将我惊醒,我不能准确地判断是麻雀还是其他鸟叫的声音,但这久违的声音对于我则带来了一阵惊喜。我急忙披衣而起,走至窗前向外张望,屋外的院落竟不见一只鸟的身影。我所居住的院子位处小城中部的,是一个新开发的住宅小区,以错落有致的几栋住宅楼为主,楼与楼之间留了部分地带,种了些草,也植了几十棵树,现已长出新绿,但仅靠这么些稀疏的树草要引回鸟类为伴几乎是一种奢望。我不觉一阵怅然,心绪竟一时复杂起来。

其实在我的心中一直思念和牵挂着麻雀。童年时,麻雀于我既是敌人又是朋友。我家在山区农村,当时老家一带树草丰茂,鸟类繁

多,出门上山,放学回家,随时听到鸟的鸣叫,见到鸟的身影。

当时还处于“人民公社”时代,农村自然也是实行集体工,那时父亲已经因病去世,母亲与姐姐们一年辛勤劳作,凭着工分结算,到年底从生产队仓库分回的稻谷和玉米为数不多,大约只够半年的口粮。有些稻谷和玉米刚到家时还未干透,需要再晒几个太阳才能进仓存放。由于大人们要出集体工,挣工分,他们早上把未晒干的稻谷或玉米挑到晒坪上摊开后便去赶工,白天在晒坪上守护粮食,防止鸟类来偷吃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按照母亲的吩咐,搬一张小凳坐在晒坪旁,一边守谷一边看一本小人书。不多时,就有三五只麻雀“叽叽喳喳”叫着飞了过来,想停在晒坪上啄谷吃,我急忙起身旁早已准备好的竹竿一边叫着一边把麻雀赶走。没隔多久,不知是上

想念麻雀

次被赶走的那批还是新的一批,竟又飞来,我又急急跳起来,用老办法把它们赶走,如此循环,类似的战斗要循环10多次,方至日暮,大人放工回家,把谷类收运回家了事。后来,同寨一个年岁比我略大的堂兄教了我一种捕捉麻雀的办法。如他所嘱,守谷时,我从中拿来一只大大的竹筛,放在谷物上方,把竹筛的一端用一根一尺左右的小木棍撑起,在木棍上系上一条数米长的细绳,我拿着细绳的另一端在稍远的地方集中注视着,有的麻雀可能是“智商”较高,看见竹筛就不靠近或在竹筛外围小心翼翼地吃上几口就又飞去,偏有那胆大或粗心的麻雀,啄着啄着向前推进,竟从竹筛被小木棍撑起的一方进入了竹筛可盖住的范围了,待到时机成熟,我猛然一拉细绳,“扑”地一下,竹筛迅速下坠,把一只麻雀罩在竹筛下。我高兴异常地把这只麻雀放进一简易的鸟笼,起初,这麻雀还扑棱扑棱往外飞,几次飞到鸟笼边缘被撞回来后,知道这是徒劳的,就痴痴地站在鸟笼的一角发起呆来,我在鸟笼中置放了一小杯水,撒了些稻谷和玉米,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宁愿冒险也要抢食一口的麻雀,此时面对笼中食物不仅不吃,竟看也不看一眼。第二天天刚亮,我早早起来,跑到笼边一瞧,发现那只麻雀早已无精打采地呆在笼中,而我特地为它准备的食物和一小杯水却原封不动。我突然觉得,这应该是麻雀对我让它

失去自由的一声抗争、一种示威、一种哪怕失去生命也不屈服的精神。面对这种情景,我没有任何犹豫,把麻雀从笼中拿出,呵在手心,急急走到户外,轻轻呼一口气,张开双手,麻雀从我的手掌中飞出。有意思的是,它没有飞多远,而是停在家门前的一棵不高的枣树上,回过头来,朝我“喳喳”叫了两声,好像是说着:“谢谢!再见!”然后振翅一飞,瞬间消失在视线里。从此后,麻雀在我心中,就一直有一种朋友般的感受。

麻雀是一种羽毛上带麻雀花纹的小鸟,在我家乡所在的南方丘陵山区一带特别多。我一直在想,麻雀作为鸟类中的弱势群体,命运总是多艰。它天生没有华丽的外表来吸引人们的观赏,又不具备征服同类的本领,也不属稀有动物来取得保护的特权,相反,它总是与厄运相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曾一度被列为“四害”之一,人们见而灭之,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乡村人提着一串串被弄死的麻雀到生产队折算成工分。后来,据说是一位科学家讲了麻雀在生态学上的一些益处才使麻雀从“四害”的行列中解脱出来,但那一“除四害”运动已经给麻雀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麻雀的数量也大大减少。

后来随着森林的过度砍伐,植被被大肆破坏,麻雀和其他鸟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丧失殆尽,所以我家乡一带几乎见不着麻雀的身影了。我大学毕业后起初分配到乡镇工

作,有时怀念起童年生活,想念起麻雀,也只能靠回忆才能满足思念的愿望,现实生活中则与麻雀难得一见。

2002年,我曾经随团去西欧考察10多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好,绿色成了大地的主要色调,没有什么农村,除了城市就是森林和绿地,而且城市内绿地面积也相当大,记得在巴黎的一个市内广场,我们在广场参观时,不时有飞鸟“扑扑”飞下来,停在我们身边,没有陌生,没有惊恐,真正与人和谐相处,共享一片时空。我们的麻雀何时也能拥有这样的环境啊!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在家乡农村一带实行了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退耕还林政策,原来被过度开垦的山地重新种上了植被,许多光秃秃的山头又重新植上了树木,到了春天,葱郁的绿色又成了家乡大地的主色调。数月前,我和几位同事一道回家乡采风,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终于又见到了久违的朋友——麻雀。一位中学时的同学告诉我,这几年,由于政策好,农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的心情变得畅快,生态环境改善了,原来几乎消失的一些鸟类也都回来了,这才真正是和谐社会的样子。

是啊,社会的和谐是全方位的和谐,既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各种生灵之间的和谐。麻雀作为大自然的一页,虽然渺小,虽然不出众,但它同样应该有属于它的一片天空,应该有属于它的生存空间,应该享有它应该享有的“幸福生活”。做到了这些,我们这个社会才是真正文明、进步的社会。

文 / 杨涛

如水的月光下,洁白的广玉兰微微启口,在暗香流动中,一种莫名的情愫像枝蔓缠绕的青藤爬满了心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你们——我最亲爱的同学、室友。

第一次获悉你们的消息,就渴盼着那一场学友聚会立刻到来。18年了,大家都变了么?是瘦了还是胖了?生活幸福么?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让人牵肠挂肚。

18年前405寝室的8朵鲜花陆续在脑海中绽放,美丽端庄的牡丹——季玲、秀外慧中的茉莉——小英、贤良淑德的栀子——素珍、淳朴厚道的七月菊——兴明、秀气文雅的水仙——秀英、老实善良的山百合——德珍、不拘小节的曼陀罗——金艳,而年龄最小的我被称作“辣椒花”,小小的、白白的,理所当然应该享受大家的宠爱。那时候我常常因为大家外出游玩不带上我而乱发脾气,也曾凭着只会摆弄相机这点“小聪明”赢得大家赞许的目光。那时候我们憧憬未来,渴望将满腔挚诚化作滋润乡村孩童的甘露。

时间太过匆匆,3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在大家即将奔赴各个山区任教的前夕,

我捧着一本毕业纪念册“命令”恳求大家写下对我的祝福。汽车发动了,从此天各一方。联系方式的落伍,我们之间断了音讯,那种淡淡的牵挂唯有藏在心里。

18年来,我本想当个称职的“孩子王”,却遭遇下岗的无奈,以为从此为自己的理想划了句号,一向倔强的我不得不在生活面前低下自以为“高贵”的头颅。为了挣点家用,我跟着别人跑常德下长沙推销药品,磨破了嘴皮子;好不容易筹到钱办了个小型鹌鹑养殖场,却因为瘟疫而付之流水;无数次于梦中惊醒,那本毕业纪念册成了我驱赶“恶魔”的“法器”,每每捧起纪念册,便忆起了学友们的关爱和鼓励,此时此刻,真的好想好想靠在任何一个姐姐的肩头,听她们再叫我一次“小辣椒”。

一点点回想起来,似乎有谁吹起了长笛,悠扬而绵长的声音载着我跨越时空回到了过去。18年占据了我过去一生的多半,无数的经历无数的阅历,数不尽的酸甜苦辣,这段时光漫长得就像一部冗长的歌剧,而我面对同学时,想必只有一句“说来话长不如不说。”我又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因为企业改

回忆室友

制才当了8年教师就下了岗?我又怎么好意思说我曾经练过摊、做过搬运工?我又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在网吧里昏天黑夜一呆就是5年?21世纪是个被网络充斥的世界,所幸我没在网海中沉沦,触及了论坛、博客后,在名师指点下我的文稿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我开始尝试写作并勇敢地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此时,我更加坚信,路是强者走出来的。

拨通一个电话,轻轻地问:“喂,猜猜我是谁?”随即听见那边有人兴奋地喊:“你是辣子吧,怎么还是喜欢玩那么多的花样啊!”那一刻,我抑制激动地心情,眼里早已噙满了辛酸而又幸福的泪水。我多想告诉她们当年



三妹摄

的小辣子已长大,曾经的下岗经历,并没让我的智慧、学识下岗,曾经穷困、孤独和迷茫没有消磨掉我的意志,也更明白了怎样在自己的天空下微笑。再相逢时,我一定会告诉大家,我又回到了心爱的工作岗位,三尺讲台成就了我的心愿,坚持不懈将成为我毕生所恪守的信念。

军营月夜

文 / 唐有刚

天渐渐黑了下來,七月的风滑过树梢,旋转着吹起营区林荫道上潮润的树叶,草丛里传来蚍蚍的叫声。淡月笼纱,婷婷婷婷,掩映着万物的身影。大门外的马路没有了白天的喧嚣,只有偶尔疾速驶过的车辆声音。

站在二楼的窗前,深深地呼吸,空气中有蠢蠢欲动的生机,这是仲夏特有的声音,没有人知道她从什么地方开始,却像雾气一样弥漫在四周。

思想的潮水开始冲刷堤岸,情感的闸门悄悄打开,曾经体验和正在体验的情绪渐渐爬上心头。

回想无数个夜晚,战友们披星戴月,只为了完成国家和人民交付的神圣职责。多少

次,在人们熟睡之际,战友们牵挂着一场或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病魔、灾难,他们用毅力、汗水、勇气、鲜血以及自己年轻的生命去捍卫人民的平安。

月在升高,思绪纷飞,突然静谧的营区传来尖锐的集合哨声。回首望去,一台照明车已悄然停在营区的球场中央,照明灯随着车上的升杆升上了6米多高,两排六只大灯将营区照得如同白昼,每位战友的面孔都清晰可见。“立正,向右看齐!”急促的集合声远远地传来。我知道,一场训练已拉开序幕,一如白日里的忙碌、紧张。在万家灯火的夜晚,这里却异常喧闹,伴随着声声“预备开始”



据新华社

的口令,训练场上闪烁着战友们手拿挂梯奔跑的身影。想起一句在军营流传的话,“我们是一群不栖的鸟儿,在昼与夜的夹缝中穿行”。是的,奔波和穿行,是一名消防队员的全部。在这里,荣耀和伟大,从来就是在默默无闻中实现,在艰苦训练中铸就,在艰辛磨砺中升华。

在如花般美丽的季节,我们之所以放弃多姿多彩的生活,告别眷恋的热土,选择踏上绿色的征程,是因为我们更在意践行生命的真谛。紧张的警营生活磨练着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这群八零后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停地训练,不停地战斗,虽然这条路充满了艰难险阻,

但我们从来不会选择放弃。多少次,当凶恶的火魔张开血盆大口疯狂地吞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时,战友们紧握手中的水枪逆射出愤怒的银龙,用智慧、勇气、汗水、鲜血与之展开一场殊死搏斗。习惯了在胜利后用沙哑的歌声来驱赶疲惫,习惯了用干涩的笑声相互鼓励、加油,也真正明白了“头顶的国徽,它放出的光芒,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内涵,它的重量要用我一生的勇气和道德去支撑,它的意义要用我们的一生去诠释,去注解……”

拉回思绪,营区场上已经是训练结束前的讲评。夜已经很静,在控声灯光的照射下,满身汗水的战友光着膀子、穿着拖鞋冲进浴室。那里,水声与说笑声正划破熟睡的城市上空,与皎洁的月光融为一体!在刚刚结束的训练中,应该又有新的突破了。

熄灯哨声吹响,一切又恢复了宁静。然而,在月夜深处的军营里,入睡的战士们抱着相同而又不乏的信念:守护人们“万家灯火”的喜悦,守护人们“一路顺风”的心情,守护宁静祥和的街市繁荣。